盛开的蜀葵

王本道

不知不觉间,小区里的蜀葵渐渐多了起来,进入六月,正是蜀葵的花期,远远近近的花,红的、粉的、紫的、白的……次第开放。一层轻轻弥漫在枝头的雾霭,蒙蒙眬眬,似有似无,如同夏夜的星空,丰富多变,扑朔迷离。

早些年并不知道蜀葵的名字,后来感觉身边这样的花日渐增多,并且花开起来,那么繁盛,那么温暖,让人感到亲切,于是请教熟稔花道的朋友,才知道了蜀葵这可爱的名字。后又经查找相关资料,谙知它原产自四川,故得其名,还有别名一丈红、大蜀季、戎葵等,属二年生草本植物。这些年,每逢入夏,蜀葵给了我太多的陪伴,不单是我居住的小区,市区的很多地方都能见到它们的身影,底楼的庭院旁,平房的墙角边,直至乡村的农家小院周围,简直无处不在,如影随形。蜀葵的气质高雅大方,近乎一位舞者,笔直的身段婷婷袅袅,不枝不蔓,显得盎然而坚定。墨绿的叶子,舒展自然,一朵朵圆圆的花,害羞似的两两相背,怡然盛开。诚如宋代诗人苏舜钦诗云:“乳燕并头语,红葵向背开。”

据潘富俊教授在《草木缘情》一书中介绍,“蜀葵有时称红葵、葵花……自古即为观赏名花,古籍所言的葵花大都指蜀葵而言”。但是依我所见,如今的蜀葵似乎称不上是“名花”了。尽管它花开得很是亮丽,但却分布极广,几乎无处不在,难免“得人嫌处只缘多”。俗话说“名花有主”,但是至今我还判断不出蜀葵是有“主”,还是无“主”,甚至可以说,我竟然弄不清它属“家花”还是“野花”。平日无论是在小区里徜徉,或是前往公交车站的途中,总会看到眼前有几株或是一片片的蜀葵,不声不响地盛开在那里,宁静、自然、从容,应了放翁老先生那句诗:“寂寞开无主。”年复一年,生活中的蜀葵实在太平常了。但是尽管这样,它无论在哪里出现,都会十分自然得体的成为那里一道诱人的风景,给那里人们的生活平添几分温柔,让人感到“君看此花枝,中有风露香”。而那几株,抑或是一片片的蜀葵,并非是有人精心栽植的。蜀葵的种子最初或许是被一阵风刮来,或许是被鸟儿衔来,但一经扎根在一个地方,它就不择壤土,不避风雨,年复一年地发芽抽青,在每年六、七、八三个月的花期里,开得热烈火爆,朝气蓬勃。它不与牡丹、芍药相媲美,甚至没有人承认是它的主人,但是由于它数量多,不娇气,只要见到它的人都会接受它,喜欢它。它是一种百姓的花,让普通人喜欢的花,没有人去纠结它的“有主”还是“无主”。

时序进入中伏,受台风影响,接连几天风雨叠加。一个风雨初晴的清晨,空气中还氤氲着浓重的湿度,我走出家门,在小巷的一个街心公园散步。眼前,整齐的新疆杨挺立着笔直的枝干,壮硕的法桐肥厚的枝叶还噙着晶莹的水珠。不远处传来一阵女孩子呢喃的说话声,走近看,是四个年轻姑娘正在一片蜀葵的花枝间忙碌着什么。原来昨夜的风雨把几株蜀葵吹得东倒西斜,有几株还倒在了地下,她们正忙着把倒地的或是弯曲的花茎扶起来,根下培土,茎边插上细竹竿,与花茎绑在一起作为支撑。看样子已经忙活了一阵子了,流出的汗水沾湿了长发,花间残留的雨水打湿了裙裾。见我走来,一个身材苗条马尾发型的姑娘忙说:“大伯好!”其他几个姑娘也停下手里的活儿,腼腆地朝我微笑着。此时我才看清,几个姑娘身着的半袖衫外面,都罩着一件藕荷色的马夹,上面印着某小区“志愿者”的字样。我立刻搭话说:“这么早就来做‘义工’呀?”那个马尾发型的姑娘答道:“我们几个原本都是本市一所高中的同学。两年前分别考入不同的大学。放暑假了,搭伴到这当志愿者,为家乡做点事情。”另一个细眉大眼的姑娘插话说:“这风雨太大了,这么好看的蜀葵真受苦了,我们来把它们安置好呀!”一番话,说得我心生暖意——多么好的孩子啊! 我旋即脱口说:“作为小区的居民,谢谢你们呀!”说完与她们挥手作别。“不用客气,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清脆并带有几分稚嫩的声音在晨风中荡漾……

“志愿者”,作为一个群体,在我国已经流行久矣。我们的国家,每每遇有急难险重的时日,总会有众多的志愿者出现,水灾、地震、疫情……灾难就是命令,危难时刻他们总是义无反顾地挺身而出。国家的多项公益事业,都有志愿者的身影。特别是广大青年,把个人梦想融入国家和民族的梦想,以青春和热情为他人送温暖,为社会做贡献,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绽放青春。小区内几个女大学生志愿者,正是祖国各地浩浩泱泱志愿者群体的一个缩影。“志愿”,即不需要谁去指派,也不收取任何回报,祖国和人民的需要,就是我的责任! 眼前那一株株、一片片蜀葵,不正是带着这样的品质吗? 不需要人去精心栽植侍弄,不挑剔土质是否贫瘠,无论命运将它安排在何处,都会挺直腰杆,绽放出姹紫嫣红,给人送去温暖。“向日层层拆,深红间浅红。”直至秋高气爽,花籽落入土地,翌年由春入夏,又是一片挺拔的绿意,“嫩蕊商量细细开”。

自从在小区邂逅几位年轻的大学生志愿者,此后每每外出散步,也间或看到她们的倩影,或在街道打扫卫生,或整理公园的绿地,或推着轮椅车上的孤寡老人遛弯儿。每次相遇,她们都会礼貌地朝我微笑致意。听小区邻居说,四个姑娘都在省外的几个师范院校读着“大二”,她们利用暑假时间,报名到这里要做一个月的志愿者服务呢……边听着邻居们对几位年轻志愿者的啧啧赞许,边在街心公园里久久地徘徊。身旁的一片蜀葵开得正盛,微风吹拂,掀起一波波的花浪。蜀葵的香味很淡,隐隐约约,似有若无,给人以无限遐想。“爱人者,人恒爱之。”听熟稔花道的朋友说,蜀葵的花语是“梦”,我暗忖,那几位清秀俊美的姑娘,不惜舍弃大学难得的暑假,来社区充当志愿者,把仁爱之心播向社会,一定会得到人们的倾心爱戴,她们在胸中编织的青春梦想,也将释放出灿烂的霞光异彩。

荣耀的国庆之夜

张金刚

参加天安门广场国庆群众联欢,这个自豪荣耀、喜庆欢愉的梦,四十多年来,我连做都没做过,总感觉如此盛大的庆典距离自己太过遥远,可望而不可即。

2019年,因在北京西城文联挂职,幸运地被选派参加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联欢活动。梦想实现得甚是惊喜,以至于10月1日晚,我作为数万名联欢群众之一员,在华灯璀璨、万众欢腾的天安门广场西侧站定,等待联欢开始的时刻,竟还恍惚置疑自己是否真的身在现场。

挺胸膛,深呼吸,紧闭双眼再睁开:华灯下的天安门城楼、天安门广场,更显见证中华民族非凡发展历程的古韵沧桑,更显新时代中国雄踞世界东方的大国气派;硕大的屏幕点亮在广场,画有人物图案的“红飘带”飘逸鲜艳。所有一切,浑然一体,喜庆祥和。我站在长安街厚重的、带有上午阅兵及花车群众游行热度的花岗岩石板上,摸一摸道具,整一整衣领,昂首挺胸,面向正北,平静心情,静待指令下达,欢愉起舞。

这一刻,我等得太久了。恐怕今生仅此一次,机会何等珍贵。等到国庆之夜正式在广场联欢,等待了两个月,8月、9月我与西城区块的“战友们”在工作间隙倾力备练、排练、演练,度过了许多汗流浃背的午后、黄昏、夜晚和凌晨,黑了,瘦了,但虽忙尤幸,虽累尤荣。

晚8点。“当当当……”北京电报大楼《东方红》整点报时音乐响起,广场安静下来,静静聆听,若有所思。联欢活动开始! 全场欢呼声响彻天宇,绚丽精美的烟花绽放夜空,天安门广场成了欢乐的海洋。我,我们,所有人,恰似浪花一朵,在这海洋里尽情歌舞,幸福无边。

当广场正南巨幅网幕上五星红旗冉冉升起的时候,全场欢腾,我手持发光灯在头顶挥舞,鼓足力量高唱《歌唱祖国》,开始满心激动、笑逐颜开地欢愉在四个篇章之中,与大家一起同唱一首歌,共跳一支舞,向祖国深情表白。

《红旗颂》《我们走在大路上》《在希望的田野上》《不忘初心》,四首主题音乐引领天安门正对面中心表演区四段主题表演。三千多名身穿银亮闪光服装的演员不停地手持光影屏变换队形,组成国旗、大路、花朵、大地、蝴蝶、和平鸽等图案,歌与画相得益彰,美不胜收。当“祖国万岁”的组字一出现,全场3次高呼“祖国万岁”,一浪高过一浪,将联欢推向高潮。还有千人交响乐团、千人合唱团在广场南面精彩表演,可这一切,因我融在人群中根本看不到,只能通过现场大屏幕观看,但足能感受到那热烈隆重的完美呈现。那一刻,真想生出双翼,飞到高空,看个够。

《好儿好女好家园》《山笑水笑人欢笑》《新天新地新时代》《同欢同乐同祝愿》四首歌曲,配以《母亲是中华》《我们都是追梦人》《相亲相爱》《北京我的爱》等以及快闪《我和我的祖国》,组成“礼赞新时代”声乐套曲,引领中心联欢表演区与十大群众联欢区所有参演人员歌声激昂,舞姿翩翩,步伐坚定,群情振奋。我不停地更换发光灯与发光手环的颜色,交替手持风车、国旗,跟着节奏舞动,跟着音乐欢唱,跟着人浪蹲起,跟着人流奔跑,与全场群众同频共振。有生以来从未像此时此刻这般动情畅快,似乎要将41年对祖国的爱与感恩全部释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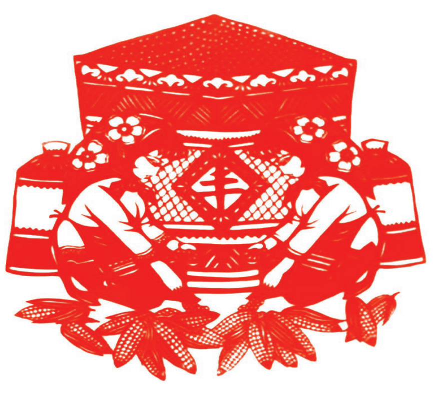
四个篇章衔接处及联欢高潮处,广场正南7株烟花树及夜空开始上演奇幻的烟花秀。一团团、一簇簇,礼花满天,流光溢彩,火树银花,地空一体,瞬间将广场的夜空、北京的夜空、中国的夜空点亮,点燃了国人的激情,和着夜空中惊艳的“笑脸”“大树”“牡丹”“和平鸽”“人民万岁”“孔雀开屏”“空中花篮”等特效烟花,喊出对祖国的祝福,对人民的歌颂。我们手挽手,跳起欢快的圆舞曲,热烈欢呼。此刻,我们就是一家人。

联欢活动持续90分钟,首都各界群众欢愉了90分钟,并通过电视直播带动所有华夏儿女欢愉了90分钟。90分钟里,我们为祖国庆生,为祖国歌唱,更为伟大的中华民族而骄傲,为我们生在中国、身为中国人而自豪。

联欢结束,虽大汗淋漓,但我们仍久久不愿散去,簇拥在金水桥畔,挥舞着国旗在广场继续舞蹈,欢愉,与身边群众微笑交流,击掌致意,共祝“国庆快乐”,更有年轻的学子拥抱在一起。回到住处,已是午夜,可歌声、欢呼声、烟花炸响声还在耳际回旋,兴奋得难以入眠。许多朋友说在电视上没找到我,但我并不遗憾,能参与其中,舞出老区阜平人脱贫致富奔小康的喜悦与坚定,已是三生有幸。

2019年的国庆之夜,在天安门广场参加的群众联欢活动,注定会成为我铭记一生的荣耀记忆。虽已时隔两年,但却依然如昨。我会将所有与联欢活动相关的背包、道具、服装、证件、纪念章等永久珍藏,使其成为动力之源,激励我永远热爱祖国、热爱家乡、热爱工作、热爱生活,与所有中国人一道,在新时代的盛世欢歌中欢愉起舞,踏歌前行。

题图摄影:徐成文



仓满粮足(剪纸) 徐锐

十月,给初心写一封信

仇士鹏

我想,这世上最鲜艳、最动人的颜色,便是象征着星火、托起了旭日的红色。用它蕴养出的初心,才能冠以赤子之名,在民族复兴的伟大历程中发出强劲的心跳声。

今年年初,我成功地从预备党员转为了正式党员。在党旗下举起右手,庄重地发出誓言,那一刻,我听见了初心,在时光的另一端正蓬勃地跃动。

“不忘初心,方得始终”,我的信念从来都很坚定,那便是成为一名优秀的水利工作者。

我出生那年,正是1998年,长江发生了全流域的特大洪水,在党的坚强领导下,在全民族的共同努力下,我们最终战胜了它。那一年,浪花在时代的脸上留下泪痕。而我与水的缘分,似从斩断脐带之前,就已经缔结。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思天下有溺者,犹己溺之也”,拯救同胞,对抗水旱灾害,如一粒种子,深深扎根在我的心里。

水利是民生的根,无论是大型的水利工程,还是小型的农田水利,都是把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宗旨。我曾邂逅都江堰,瞻仰过三峡,拜访过新安江,见证了华夏水利的前世与今生,触摸过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水利智慧和博大的情怀;我也曾见过农田里的喷灌、滴灌工程,参观过著名的坎儿井,见证着水利与人民生活的不可分割与相辅相成。看着古人谈之色变的洪水在今人的手中被驯服,兢兢业业地提供水能资源,初心从那时起就开始扬帆。

我梦想着,成为三峡总工程师一般的人物,把先进的科研成果写在祖国大地上,建造出造福一方、功在千秋的史诗般的工程。让人和水和谐相处,让患寡也患不均的水资源得到合理配置,让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成为印在人与水的命运共同体上的印章,这便是我的初心。

大学时,我进入河海大学。从入党积极分子,到发展对象,再到预备党员,时间从檐上滴下,见证着我一步步地反省,回望初心,对使命的认知愈发深刻,让脚步与南湖上红船的航向始终保持一致。图书馆里,与同学们一起埋首,沉浸在沙沙的翻书声里,我们共享着同样纯粹的目标和赤红的愿望。

升入研究生后,我成为了正式党员。每天,我都在办公室里,从早上八点到晚上十点,与程序为友,与数据谈恋爱。在梦想面前,所有的努力都是苦尽甘来的甜蜜,所有的苦累都是酣畅淋漓的清欢。此时,我已经能独立编写程序,完成师门的项目,在本科看来遥不可及的事情都一一在我的手中完成。这便是成长,在初心延伸出的道路上,我渐行渐远。

最近,经常跟着导师出差,去河湖之上考察生态保护,在企业之中调查节水情况,从城市高楼到乡野田园,可以鲜明地感受到,很多地方已然渐渐把失去的绿水青山重新找了回来。从粗放式过渡到集约式发展,用水愈发精细化,消失的排污口正将澄澈的湖水和粼粼的波光不断地归还给人们的精神家园。那份古典的诗意,在生态文明建设的成果里,酝酿出了崭新的浪漫与葳蕤。在路过河流的时候,我看见它迎着晨光,露出天真而可爱的笑脸,浮光跃金,岸上则是黄发垂髫,怡然自乐。人水和谐,当如是。

我想,初心与践行是一脉相承的,一个是过去,一个是现在;一个是愿景,一个是实现。我会把勤奋、毅力与探索的决心挂在爬山虎上,努力向上,占领整座墙面后,还要向天空伸去。

人是渺小的,但人创造出的价值却是伟大、无限的。身为大禹的接班人,身为党员,要用青春,乃至一生,建造起属于自己的“三峡”,奉献于水利事业。我也定会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被记入史册,因为我坚信我的未来,属于每一滴水都以折射的方式怀想着的海阔天空。

题图摄影:白 英

满庭芳
第四九二九期

津人谈书论画(八)

《南宗抉秘》“发古人所未发”

章用秀

沽上丛话

《南宗抉秘》是一部画论著作,该书对山水画的理论和技法有深入的阐释和独到的见解,向以“透辟精密”著称,对中国山水画的继承和发展具有重要影响和巨大的作用,堪称绘画史上的一支“奇葩”。该书的作者是清代天津著名的艺术家、山水画家华琳。

华琳,字梦石,生于乾隆五十六年(1791年),卒于道光三十年(1850年),是天津著名学者梅成栋的弟子,因功名不就而致力于绘画。此人多才多艺,具有多方面的艺术修养。他的侄元孙华靖(字文宰)说他“好读书,不求闻达,精音律,善南北宫词,花木竹石之外,时以丝竹自娱,尤精六法”。华琳对山水画用力极深,一年到头手不离笔墨,每作一画,皆悬之壁间,静观自赏,以悟画中之理,窥其不足之处。在多年的艺术实践中,华琳深感“自来画师恒缄秘其术,不以示人,虽王维、荆浩、郭熙多有训述,然所论仅及形质,而用笔用墨之真诀不传”(《天津县新志》卷二十三)。于是,他在总结创作经验的同时,博考湛思,殚精竭虑,以其个人独特的审美视角,探究笔墨之功,著成《南宗抉秘》,专论南宗写山水之法,言中国画笔墨之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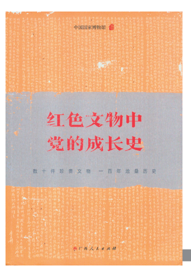
《南宗抉秘》共三十则,有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刘凤喈序及自序。该书“发古人所未发,为后来精研六法者度出金针”,早已被《四部总录艺术编》《美术丛书》《画论丛刊》《屏庐丛刻》等多部丛书收入。书中既讲用笔之美、用墨之趣,又提出用笔用墨的方法和标准。其开宗明义便称:“夫作画而不知用笔,但示形似,岂足论画哉。”又说:“作画与作书相通。”“初学用笔,规矩为先。不妨迟缓,万勿轻躁。”华琳还认为:刚硬挺拔,缭绕宛转,柔和透逸,曲折顿挫,在于笔的作用;水墨淋漓,浓淡轻湿,烘染托晕,烟云缥缈,在于墨的作用。善用浓墨的画家之作品,可以使“石之阴面,山之阴凹,视之若苍苍郁郁,有云蒸欲雨气象”。甚至提出,画家作画时,如若对某处用笔考虑不成熟,可以留空,不必勉强,可待来日参悟后振笔疾追。他认为这和诗家“句缺须留来日补”是一个道理。当代美术史论家俞剑华评价说,《南宗抉秘》“议论透辟,体验精密”。美术史论家周积寅在《中国画论辑要》中多处辑录书中内容,盛赞华琳之言“体验颇为细密”。

华琳精研丹青数十载,却无一件作品传世。其原因主要是他对个人绘画创作过于苛求,且又不想出名,平日决不轻易为人作画,除极为亲近的至交契友外,其他人很难得到他的作品。只有他那部“萃二十年之力悠然神会遂得其妙”的《南宗抉秘》留给了后人,从而奠定了他在中国美术发展中无可取代的重要地位。

红色文物中党的成长史

中国国家博物馆 著

广西人民出版社



2 更名《新青年》

《青年杂志》最初为月刊,是综合性学术刊物,六号为一卷,每号约100页。由于与当时其他刊物名字雷同,1916年9月1日出版第二卷第一号时,《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1917年1月,应蔡元培的邀请,陈独秀赴北京大学担任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由上海迁至北京。从1918年1月的第四卷第一号起,《新青年》改版为白话文,使用新式标点,同时,带动其他刊物形成提倡白话文运动。俄国十月革命后,《新青年》刊载了部分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在五四运动期间起到重要作用。1920年上半年,《新青年》编辑部又迁回上海,从第八卷第一号开始,成为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机关刊物,与当时秘密编辑发行的《共产党》互相配合,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出重要贡献。1921年,《新青年》迁往广州出版。1922年7月1日,出版完第九卷第六号后休刊。1923年6月,在广州改为季刊续出四期,成为中共中央的正式理论性刊物。1925年4月,又改为不定期刊物,共出版五期。1926年7月停刊。

《新青年》从第一卷第一号至第三卷第六号,一直由陈独秀一人担任主撰稿;迁至北京后,改为成立新的编辑委员会,由多人轮流做编辑。在第六卷第一号中,这种编辑方法被公之于众,所列编辑名单是:第一期,陈独秀;第二期,钱玄同;第三期,高一涵;第四期,胡适;第五期,李大钊;第六期,沈尹默。这种方法将一大批中国进步知识分子聚集在《新青年》周围,形成了新文化阵营,他们相继发表了大量具有深远影响的文章。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的发刊词《敬告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的宣言书。在文中他属望青年,强调改造青年思想,辅导青年修养的重要性,呼唤青年站在时代前列,自觉担负起救国救民的重任。针对封建思想文化对国人的束缚,从“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等六个方面阐述了自己对世界、社会、青年、中国未来的看法,表达了他反对封建礼教,追求民主与科学的强烈愿望。

高一涵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主力军之一,曾先后在《新青年》上发表28篇作品,是陈独秀最重要的助手。在《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一至三号上连载的《共和国家与青年之自觉》一文,是高一涵所作最脍炙人口的政论文之一。他以西方较为先进的民主政治理论为参照,对国人尤其是青年人进行民主启蒙教育,呼吁他们自觉追求实现共和,向青年们宣传积极向上、朝气蓬勃、创新进取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歌唱祖国 王莘传

王 斌 杜仲华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110 教子有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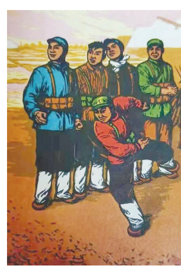
直到母亲去世七八年后,王莘在致友人的信中仍称:“我们家除老娘需要有人照顾外,别的问题不大。”可见母亲在他心中的位置。

作为父亲,王莘对孩子们要求严格,奖罚分明。在他看来,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一个好的家风不仅是维系家庭关系的基础,同时也对子女的健康成长大有裨益。他要求孩子们不仅要认真学习文化知识,还要学习做饭和管理家务。这与他三岁便随母养蚕、十四岁便只身到上海学做生意恐怕不无关系。所以,他对大山去内蒙古深入生活,学会了在草原上骑马放羊;四胖在洛阳医院能成功完成大手术而倍感欣慰。在儿女们的婚姻大事上,他从来没有“门当户对”的传统观念,完全尊重孩子自己的选择。唯一的要求是,不要找干部子弟:“你们就是干部子弟,干部子弟身上有很多毛病,比如骄、娇二气,天生的优越感,两个人到一起怎么生活呀? 你们要找,就找工农子弟!”的确,王莘的子女,其配偶都是工人、农民、军人、教师这样的普通劳动者;大山的爱人出身于工人家庭;二牛的爱人也出身于工人家庭;大女婿的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售货员;二女儿嫁的是普通农民的后代;小五、小六的爱人虽与文艺沾边,也非名门望族。在婚俗问题上,王莘也主张移风易俗,婚事简办,最反对铺张浪费讲排场:“结个婚有啥可炫耀的!”二牛结婚时,是由他的四个妹妹骑着自行车上门接亲,新娘也蹬辆自行车,喜气盈盈穿行在车水马龙的大街上,形成一道美丽而独特的风景。新娘子入了门,没有吹吹打打,没有大宴宾朋,全家人在地下室的餐厅里吃了一顿饭,便入了“洞房”。“洞房”也在地下室里,布置得十分简朴,连张大红喜字也没贴。王莘的其他子女亦然,不是旅行结婚,便是家人聚餐,没一个到饭店大摆筵席的。作为作曲家,王莘鼓励子女学艺:大山的笛子、二牛的钢琴、小五小六的舞蹈,在各自的领域都有一定成就。大山的笛子独奏,自从有了名师刘管乐的指导,演奏水平大有长进,以至到了天津音院附中,无人能教的地步,遂保送中央音院附中,毕业后分配到中央芭蕾舞团。当时,团里正在排练现代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第二场,洪常青指引吴清华来到苏区,看到蓝天白云,红旗招展,音乐的烘托却不够有力,难将人物情绪推向高潮时,舞台下的指挥卞祖善皱了眉头,便让大家出出主意,集思广益。这时,大山举手了。

盐民游击队

(下部)

崔椿蕃 遗著



88 死不甘心

听说雷紫剑在盐警大队部门前贴了布告,李大麻子摇了摇脑袋,心里更恨雷紫剑:你贴这样的布告,竟然都不跟我这个当镇长的打个招呼,难道我姓李的就真栽在你手里了吗,就这样完了吗?“不行!”李大麻子从椅子上站起来,嘴里反复叨咕着“布告”,转脸问苗万贯:“那天马架子要试车,也是盐警队贴了布告吧?”苗万贯说:“是。贴的是招收盐警的布告。”李大麻子说:“咱们倒霉就倒霉在那张布告上了。我的马架子拆了,你的理事长没了,咱们那次担惊受怕,全是因为那张招收盐警的布告。”苗万贯此时好像有点领悟似的说:“对,是这样,如果他不招收盐警,工人们也不会被严志诚煽动起来。”李大麻子这时精神来了,眼珠子一转:“老苗,你到镇公所去一趟,告诉警察局局长,晚上我有事找他,务必叫他来一趟。”苗万贯顺从地答应了一声“是”,起身走了。苗万贯刚走出房门,李大麻子便找出文房四宝,他要亲自给儿子李继业写信,状告雷紫剑招收盐警,破坏国家征兵,激起了民愤,召来了盐民游击队,工人们拆毁了马架子,破坏了三水镇的秩序。

接连多天的阴雨加上三水镇的混乱,盐警队一直把守着水、旱路口,杜绝了来往行人,驳盐的艚船也一直没有出去。今天下午才得到通知,明天允许驳盐,而且必须要出船,驳盐的工人都在准备夜间的航程。大娟妈坐在屋里的小板凳上,一边用手理着纤绳,一边叨咕着啥是菩萨,谁能大慈大悲,共产党、八路军才是真的哪,事事为穷人着想,处处为工人办事。蒋介石啊,你们造孽吧,早晚非得天报你们! 正在往炕膛里烧火做饭的大娟,听见妈妈的叨咕,“扑哧”一声笑了:“妈,怎么又天报了?”大娟妈看了女儿一眼,也笑着说:“现在妈说的天啊,跟过去不一样了。”大娟往炕膛里添了一把草,回过脸来问妈妈:“怎么不一样了?”大娟妈停住了手里的纤绳:“过去妈讲的天,就是信神、信佛;现在妈说的天,就是毛主席、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大众。”大娟听了深深地点了点头,好像是说:“妈,您讲得对!”母亲的讲话,不仅得到女儿的赞赏,就连年迈的奶奶听了也不住地点头。

奶奶戴着一副老花镜,凑在里屋的窗户前,正粗针大线地为田儿缝着一件破棉袄,别看白天暖和,夜间驳盐没有棉袄可不行啊! 奶奶想起那个白天,苗万贯来了,说是镇长让他送信,说那次壮丁抽签不算数了,大娟爹那口棺材从昨天起就还清账了,李大麻子还写了一张收据交给大娟妈。苗万贯来去都是灰溜溜的。奶奶想到这里,“哼”了一声:“神鬼怕恶的,不给他们点厉害尝尝,他们是不会舒坦的。”